



浙江海宁，金庸故居。

个英雄侠客快意恩仇、文人泛舟旷达潇洒，以及丛林法则残酷物语的“江湖”。

事实上，江湖之所以叫江湖，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江湖人士活动的场所是真正的“江”和“湖”。在高度垄断兵器和武力的中国古代的官方看来，所谓江湖人士，基本都是些刁徒、流民，盗匪——盗匪，多系“水贼”，频频出没于“江”“湖”一带；江特指长江，湖则主要指太湖流域（也有说法是洞庭湖流域），这两片水域是相连的。

秦汉以来，长江中下游固然被纳入到华夏王朝的统治之下，但因为远离权力中心，水网复杂，“编户齐民”很难推行；南宋之前，朝廷对长江以南的控制力度始终薄弱，倒是“失足官员”们时不时被贬到“江”“湖”来个亲密接触，再哀叹几句“自说江湖不归事，阻风中酒过年年”云云。鉴于此，我们足以认识到，长江以南相对“天高皇帝远”的“纯天然生产”氛围，导致民风普遍彪悍，这点，从江南人“胆敢”爱士诚不爱重八，苏州的市民朋友们光起火来索性一掌拍死了明神宗税监孙隆的爪牙，以及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的激烈反击中，即可见一斑。

挤不进官僚体系的清苦士子，颠沛流离的贫穷浪人；伴随着人口过剩、资源不均的态势愈发严重，江湖社会愈发庞大。现代意义上的“江湖”的轮廓，也因此愈发清晰：它是孕育着

抵抗力量的根据地，是底层被稳定秩序抛弃后救命稻草般的托身之所。1905年，清廷宣布废除科举，时移世易，大量读书人丧失了考取功名的晋身阶梯。后来，在一众暂时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新式学堂学生中，有一个人应出版社邀约投了文稿——这位作者的笔名，叫“平江不肖生”；他的代表作品，叫《江湖奇侠传》。

三十年后，在古典中国的江湖社会即将被连根拔起之时，另一位出生在浙江海宁的江南士大夫金庸，笔耕不辍，精雕细琢，重塑了中国人关于江湖与武林的全部幻想。毋庸置疑，他对襟江带湖的江南是款款情深的，那些优美的文字足够佐证：

“说话之间，来到湖边的断桥。那‘断桥残雪’是西湖十景之一，这时却当盛暑，但见桥下尽是荷花。黄蓉见桥边一家小酒家甚是雅洁，道：‘去喝一杯酒瞧荷花。’郭靖道：‘甚好。’两人入内坐定，酒保送上酒菜，肴精酿佳，两人饮酒赏荷，心情畅快。”“阿碧笑道：‘公子爷勿是江南人，勿会剥菱，我拨你剥。’连剥数枚，放在他掌中。段誉见那菱皮肉光洁，送入嘴中，甘香爽脆，清甜非凡，笑道：‘这红菱的滋味清而不腻，便和姑娘唱的小曲一般。’阿碧脸上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‘拿我的歌儿来比水红菱，今朝倒是第一趟听到，多谢公子啦！’”他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的男主人公陈家洛，是